

行走者

禾木的晨雾，那是山神的呼吸

林基强

离开“金山银水”之城阿勒泰，沿途的风景如画卷般徐徐展开。

辽阔的草原上，成群的羊群像雪白的云团，悠悠地飘动在绿色的大地上。牧羊人骑着马，不时挥动一下长鞭，远远看去，他的脸上一定带着笑容，甚至还应该唱着牧马人的歌儿，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伸手可及的天堂……”

进入山区，公路盘旋而上，路边的野花竞相开放，黄的、紫的、白的，繁星点点，灿若锦带。山坡上的云杉、冷杉等泰加林挺拔参天，直刺云霄。山坡下溪流潺潺，阿尔泰山融雪用明快的节奏歌咏着这迟到的春色。

翻过一个山口，眼前豁然开朗——禾木村静静躺在山谷之中。

放眼望去，远处的山峦银装素裹，白雪皑皑；山下一片白桦林枝干挺拔，郁郁葱葱；再近处便是顺山坡漫下来的草地，绿草如茵，繁花似锦。清澈的禾木河蜿蜒着穿过村庄，将村庄分为两半。沿河而建的水屋鳞次栉比，错落有致，看似无序却暗合机杼。近旁的草地上牛羊闲散地吃着草，见人走过也不理不睬，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。

好一派世外桃源、田园风光！

沿村中小路漫步，脚下是松软的泥土，空气中弥漫着花草的清香和牛羊身上散发出的若有若无的膻气。这膻气没有给人丝毫的不适，反而让人产生了一种亲近感。这才是大自然本来的、应该有的味道。偶尔有图瓦老人骑马走过，蹄声“哒哒”，在沉寂的村落中显得格外清晰。一位图瓦妇女正蹲在自家门前挤奶，她的小女儿看到我们，羞怯地笑着向母亲身边偎了偎。此时阳光斜照，在她们身上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色。这童话般的画面让人感到温暖。挤奶的女人恰好抬头，见我的相机正对着她们母女，连忙摆手，用生硬的汉语说：“不要拍，不好看。”我放下相机，冲她歉意地笑了笑。她也笑了，笑得纯真而灿烂。

图瓦人有个传说，说是很久很久以前，一位猎人追逐一匹受伤的马鹿，翻山越岭来到这里。马鹿突然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看猎人，然后一头扎进

一片白桦林里。猎人追进林中，早已不见了马鹿，但这里水草丰茂，土地肥沃，很是宜居。于是伐木建屋，依河而居，过起了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。后来，越来越多的图瓦人移居于此，渐渐便形成了今天的禾木村。

夕阳西下，我们登上村西的山坡，金色的阳光洒在村落的水屋顶上，炊烟从烟囱中袅袅升起，在苍茫的暮色中摇曳飘散。禾木河像一条银色的丝带，蜿蜒穿过村子，流向远方。远处阿尔泰山的皑皑白雪被晚霞染成了玫瑰色，美得令人窒息。

晚上，根据当地人的推荐，我们推开了禾木神山图瓦部落餐厅厚实古朴的木门。餐厅木墙上挂着哈萨克刺绣和兽皮，老板娘三十多岁的样子，古铜色的脸庞不施粉黛，却自带图瓦女性特有的灵动而质朴的魅力。她操着一口带着卷舌音的普通话，笑意盈盈。土火锅是当地的特色，铜锅之中，羊肉、牛肉、土豆、胡萝卜、粉条层层叠叠地码好，而后加入雪山融水，用木炭慢炖。先品汤，后吃肉，暖意不觉从胃里一直蔓延心间。邻桌一位青年拿出一把“楚吾尔”——一种用植物茎秆制成的乐器，忘情地吹奏起来。没想到，这个只有三孔的简陋乐器，却能吹出如此动听的旋律。青年说，这种乐器只能独奏，不能合奏，因为它是图瓦人与天地对话的工具。他闭着眼睛，摇着身子缓缓吹奏，苍凉而悠扬的旋律像风一样，吹过草地，穿过白桦林，顺着山坡的皑皑白雪直达星空。

夜宿木屋，透过窗纱，但见银河垂地，繁星满天。这里没有城市的万家灯火，没有汽车的熙攘喧嚣，只有禾木河淙淙的流水声和偶尔的犬吠。躺在木床上，闻着松木的清香，我想：现代人追逐繁华，而图瓦人选择了宁静。而这宁静，反而成了我们这些都市人追逐的风景。

朦胧中，闹钟响起。我连忙披衣起床，一头扎进禾木惺忪的晓色里。从烟台出发时，朋友极力推荐：禾木晓雾，是不可多得的美景。

其时，东方已泛起微微的鱼肚白，村庄还在沉睡，偶尔有路人的脚步惊起几声狗吠，反而使人更觉沉寂。

沿村路向哈登观景台走

去，禾木河在熹微的晨光中闪着银光，受惊的野鹭从摇曳的芦苇中“扑啦啦”飞起，遁入河中沙洲的灌木丛中。雾气从河谷中蒸腾而起，悠悠地向村庄蔓延。

登上观景台，早到的摄影爱好者已经架起了长枪短炮。

“注意，太阳出来了！”不知是谁轻轻喊了一声，大家瞬间屏住呼吸。但见山脊后晕开一团橘粉，像是山神不经意间用指尖轻轻一抹。那团橘粉慢慢洇开，越来越暖，越来越亮，越来越大，渐渐把冷白的雪顶染成浅金；然后，这绚烂的光云顺着山脊滑下来，拂过云杉，掠过白桦，一路向下、向下——直到触碰到第一座木屋的尖顶。

禾木醒了。雾气也有了形状，一缕一缕地升腾、舒展，像大地慵懒的呼吸。金色的光穿过雾的缝隙，在连绵木屋的斜顶上铺开，在袅袅的炊烟中摇曳，在围栏的木桩上跳跃，在蜿蜒的河水中流淌。远山、近树、木屋、炊烟、围栏、河流，层层叠叠、繁繁复复地亮起来，像是在天地间铺开的一幅巨大的、灵动的油画。青雾隐约中的木屋“吱呀”一声，一位身着一袭红色长裙的图瓦女人提着木桶走向河边，身影被拉得长长的，一直被拖进金色的阳光里。

当金色的太阳完全跃出山脊，把整个山谷照得通亮时，这个古老的图瓦村落终于用绚烂的光影让我彻底臣服于它的美艳，索性紧闭双眼，与天地同呼吸！

回木屋的路上，碰到在河边溜达的巴特尔老人。他说：“我们图瓦人是蒙古族的一支。我们的祖先跟随成吉思汗西征来到这里，已经生活了八百多年。我们信仰萨满教，崇拜山川河流。”

“禾木的晨雾是山神的呼吸！”说完这句话，他的眼中满是敬畏。

走过白桦林，阳光透过茂密的树冠洒下斑驳的影子。树干是白色的，上面的黑色斑纹刻画出一只只圆睁着的眼睛。巴特尔说，白桦树是他们的保护神。这些眼睛会看着每一个路过的人。它们会把平安和幸福赐给每一位善良的人。

禾木的一切就像冷冷淙淙的河水，是那样纯粹，那样甜美，又是那样醉人！

风物咏

乡下的秋天

刘宗俊

一直以来，人们对秋天的赞美，大多集中在秋天的风和秋天的成熟上。诚然，秋天的风没了夏天的紧绷和燥热，而是通体的爽快和心境的高远。

伴着秋风，高粱像是喝醉了酒的汉子，赤红着脸，垂下了头；玉米捋着紫褐色的胡须，露出黄金般的牙齿，高兴得开口大笑；黄豆崩开了黄色的衣襟，串串豆荚像是穿着黄马甲、通体泛黄的小金娃；花生、地瓜、苹果、柿子也不再矜持，纷纷从土地中、绿叶间露出自己的果实……这个时候，无论你行走在烟台乡下任何一片田野，驻足，静听，定能听到秋天果实丰收的交响乐，听到秋天阵阵欢笑声回荡在山谷、大地间，秋天醉了。

乡下秋天的美远远不止这些。秋天最美的时候是深秋，最美的景色是色彩。如果你愿出去，在山上，在路边，在乡下，在城里，只要你愿看，一睁眼，映入你眼帘的，定是一幅幅彩色的景，一帧帧色彩斑斓的立体画，由不得你不看也由不得你不夸赞。你看，红绿相间，辨不清的各种颜色相杂；有成片的，有成缕的，还有星星点点的；单是绿就有墨绿、深绿和浅绿；再说红，也红得不同，有玫瑰红、桃花红和紫色红，这种色彩的美分不清，道不出；这种色彩的组合看似随意，却又不尽然，是绝妙的搭配，又是自然的巧合。你只能说美极了，再也想不出更好的词、更贴切的句来形容、来表达；也只能说秋天的天使，不小心把手里的调色盘掉落人间，染出绝色的美景。

整个的秋色图令我们陶醉，单处的秋色也令我们神往。路两旁的银杏树，树叶黄得真，黄得纯，黄得圣洁，远远望去，像两条黄灿灿的缎带，在宽阔笔直的马路间飘舞。梧桐的叶子由绿而黄，而褐，而枯，短短的几天变幻着三种色彩，在城市的道路间讲述着色彩的故事。桦树或粉红或鹅黄的叶枯了，大片大片地掩映在绿叶间，仿佛开出的褐色的红，不由让人想起“是什么不

重要，关键是与谁在一起”这句话，枯与绿在一起，枯又有了新的生命。

爬山虎的叶子经霜一打，害羞了，有了片片红晕；紫叶藤一身的绿也经不住霜的诱惑，不仅叶红、柄红，连同枝条和树干也红，真是红得彤彤，红得干脆。杏梅还是那样的紫红，毛白杨还是那样绿，霜越重，叶越是紫、越是绿，即便严冬来临结的冰掉在地上，也丝毫不改其紫，不变其绿。绿、红、黄，是秋之色彩的主色调，三种色调和着，绘出精美的秋的景色图。这时，最怕的是忽来一场冬雨，一次凛冽的北风。真想把这秋天的美留住。

秋天的美不比春天的差，虽没有春的灿烂，却有着春所不具有的斑斓，真的是“秋日胜春朝”。大地，无时无刻不美；树木，也无时无刻不为大地的美奉献着自己。春天，奉献着绿意，给人以生机；夏天，奉献着绿荫，给人以乘凉；秋天，奉献着色彩，给人以惊艳。一生都在奉献，绿的累了，绿的终了，最后把自己绿的另一面奉献给生它养它的大地，装扮着它，美丽着它。

走进乡下秋天的原野，目之所及，到处是看不够的丰收美景，果园里红红的苹果压弯了枝头，葡萄架下紫得透亮的葡萄上挂着一层霜，金灿灿的柿子像一个个金黄的小灯笼挂在高高的柿子树枝头，贪嘴的鸟儿围着柿子树飞上飞下，专嘬最大最甜的柿子，引得柿子树的主人心疼得直跺脚。花生、地瓜、大豆、芋头、山药也纷纷成熟，你方成熟我登场，在金秋的田野里上演着一曲浑厚绵长的《庆丰收》交响乐。农家人累着、笑着、憧憬着，在外的子女也回来参加“三秋”大会战，全家齐上阵，农用车、小推车，此时，能用上的农机具都一一派上了用场，暂把丰收的果实收回家、堆满仓。

乡下的秋天，一个金灿灿的季节，天高远阔，极目远望。

乡下的秋天，好一幅壮阔绚烂的丰收图！